

第七章

“阿芙蓉”和满洲菜的魅力

下午两点多钟，那素有“松江宝地”之称的富锦县城已遥遥在望了。远远看去烟雾弥漫，桅杆林立，人影晃动，岸边大小仓库连成一片。有两三艘大型客轮的烟囱里吐着黑烟，正在缓缓离港。

迎接养民号的是以和泉中校处长为首的一行军官行列。由海军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在演奏军乐。因为这里已属于内河，是松花江与黑龙江交会处的三角地带，客运商贸非常繁忙，没有边境的紧张气氛。

检阅团一行九人，检阅完富锦基地海军仪仗队，正要登车去住地，在围观的百姓人群中却走出了五六位长袍马褂的老乡绅来。他们迎着尹司令作揖行礼，三爷五爷，司令老兄地招呼着，啰嗦了半天，检阅团才得以上路。

车和黑河的一模一样。到基地一看，这里的建筑和布局也是同黑河基地一样，是用同一个图纸施工修建的。下榻的旅馆也是本地的一流旅馆，叫“名古屋”，但其规模和装修

却比黑河的“樱屋”强多了，挺有气派。

当晚，又是一次大型欢迎宴会。“名古屋”的一层楼都打开了隔扇，形成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大厅。五点钟左右，舰上的日、“满”人军官陆续到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地便形成了日本人一堆一伙，“满洲人”一室一块儿的格局。人们都在找自己的同乡、老友去寒暄、攀谈。来拜见尹司令的则清一色穿着海军制服。只有一位特殊，是个身穿陆军军装的上尉副官，来向尹司令自我介绍，叫张家珍，一口唐山老伙话。说自己是基地长官和泉中校的助手，林参谋长是他的老师等等，尹司令哼哈应酬着，连眼皮都没抬。

席间，我发现这家伙竟然挤坐在了尹司令和刘舰长之间，是当翻译吗，这差事本是我的啊，心里不免有点迷惑和醋意。果然，宴会开始后，林参谋长自我介绍一番后，指着我说：“不用翻译了，耽误时间。”转身冲张家珍说：“把我的意思简单地告诉他们就行了。”于是，将一杯酒搁下肚便信口开河地讲了起来。什么世界局势日趋紧张，日俄即将开战，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北部边境；本军任务神圣重大，对付苏联必须靠陆军才能致胜；英美势力虽然强大，但离我们很远，这个任务已由强大的盟邦德意志来承担了；我来到本军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水上部队，创建成一支强大的能够水陆两栖作战的武装力量……边说边吃喝。酒过三巡，日本军官们已解开衣扣开怀畅饮了，有的拍手，有的用筷子敲响了碗碟，引颈高歌；更有的强拉下女搂抱猥亵。尹司令早已离座回到房间去和他的湖南老乡闲话家常去了。

第二天，我们在司令的屋里共进早餐。一个侍候我们的下女不断地向司令自备的食盒中好奇地窥探，我笑着告诉她这是司令的家乡小菜，特殊口味，并将雪里蕻炒辣椒和肉丝

炒榨菜每样给她夹了一筷子。她如获至宝地捧在小碟子里，碎步颠了出去，大概在厨房里会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呢。

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唐山老叻副官张家珍不知什么时候又来到了旅馆，正在林参谋长的室内汇报着什么。在去基地检阅的一路上，他也一直跟在参谋长身边，不停地嘀咕，交头接耳。

基地码头上十二艘大小舰艇按斜形川字排列，都挂起表示海军礼节的五彩旗。仪仗队排列在栈桥上。前边两艘较大的炮舰是大同号和利民号。行家一看便知，这是由运输船改造的武装舰只。被舰塔占去大半的前后甲板上各装着一门木头做的炮筒子，涂着灰色油漆，真正的火力是木炮下边十三毫米口径的机关炮两门。远远望去像两个“吕”字形的洋铁水桶。这样的战舰既无装甲，航速又低，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那个“大狗熊”上尉就是指挥这种战舰被苏军飞机打得千疮百孔，中弹身亡的。其他则是中小型的巡逻艇。检阅团照例在军乐声中登舰，在每条船上慢慢溜达一圈完事。

下午，在检查账目时，林参谋长把大同号的赵舰长叫到了临窗的一张办公桌前训话。态度非常严厉，有时竟夹杂着大声的斥责和谩骂。张家珍副官当翻译，语气也十分严厉，像警察在审讯小偷。室内温度并不高，但赵舰长却不断地掏手绢擦额头的汗珠。我离得虽然挺远，但从只言片语中听出“鸦片”两个字眼，心里马上明白，又是军舰偷运大烟的事儿。这准是张家珍这小子告的密。我心说，这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你来以前，这些人已经轻车熟路地干了多少年啊。

富锦之所以富贵兴旺，繁花似锦，名噪松江，除了水陆码头，航运往来的客货商人而外，最大的生财之道就是贩运鸦片了。这里是鸦片的生产地，也是集散地。走“黑道”的

江湖豪客哪有不来富锦这块宝地插一脚的？尤其北满一带，上自首府哈尔滨，下至县城、乡村小镇，到处都有官办的大烟馆（名为“管烟所”）和私办的暗门烟馆。从大小妓院到带妓女的浴池，包括有权有势的公馆、家庭，到处都有这玩艺儿。连达官贵人家养的猫儿狗儿，甚至屋里的耗子全有这口“累”。据说某老爷全家外出探亲，回来打开屋门，只见几只大耗子从房梁上掉下来，躺在地当心抽搐。仆人要打，众人惊异，老爷一笑道：“看我的。”说着猛抽几口大烟冲地上的老鼠喷去。立刻，老鼠打了几个喷嚏，扑棱翻身跳起，飞快地逃走了……

当权的日本统治者，以明禁暗纵的政策在用鸦片麻醉、削弱中国人的意志和民族精神，与清朝时英国人用鸦片对付中国人的方法同出一辙，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哈尔滨，我曾不只一次目睹了寒夜冬晨蜷缩在街头巷尾的瘾君子们赤裸的尸身，叫人惊心动魄，痛心疾首！

本军的日本顾问从来对此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回林保治大发雷霆，不知是曲解了政策还是因为没分到一杯羹？弄不明白。

检阅团临行前一天，江岸上一字形停下来五辆带车厢的豪华马车。一群或长袍马褂或西服革履的乡绅及地方名流鱼贯而下，原来是当地政府要员特来迎接以尹司令为首的海军检阅团去赴宴，以壮行色。

为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鬓发霜白，气宇轩昂的老头子，人称姚五爷。身后跟着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当姚五爷请尹司令给介绍一下林参谋长时，那年轻人上前给翻译，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人，是姚五爷

重金聘用的翻译，名叫小松。

林参谋长通过小松的翻译，婉言谢绝了赴宴的邀请。

晚上五点整，那队马车又来到“名古屋”接检阅团赴宴，尹司令礼节性地又带着我和金副官来到林参谋长室内。林保治和安孙子两个老头早已换了睡袍，在坐着下围棋。见司令进来，也不失礼貌地要站起来。司令忙伸手谦让，用日语连说：“不要起动。”转身告诉我：“你向他说明，请他一同去赴姚五爷的宴请。”林参谋长连说：“多谢司令来请，请恕我失礼。阁下请便吧，谢谢……”司令借此下台阶，摆摆手转身出来。参谋长在身后喊着对我说：“左君，今晚司令官交给你和金副官了，别喝醉了，早点回来！”看来，“鸡”、“兔”间的关系由阴转晴了。

上车时，小松坐到了我和金副官乘的马车上，与我们攀谈起来。原来他与我同龄，今年也是二十三岁。父亲是日本人，但母亲却是中国人，姓苗。这小子倒是“日满亲善”的产物。现任富锦江上警察署署长，母亲是富锦烟酒专卖局的副局长，家里还有个妹妹在读国高。我想问他的日本爹是否在前线，但没好意思开口。据他讲，他并非姚五爷的专职翻译，只是兼职。姚五爷拿他当儿子看待，每月给津贴一百二十元（伪满纸币），相当于军官中上校级的待遇了。姚五爷之用心，可谓深矣！

马车不直奔预定的“松江春”酒楼，而是先进了姚五爷的公馆。这是一个旧式的四合院民宅。两个妇女一老一少迎下前厅，口中连喊：“尹司令，您可来啦！”司令连连作揖，口称：“五嫂，一向可好！”冲我和金副官摆摆手：“到家了，你们他妈的随便坐吧！”便随五爷进了内室。不一会儿，里面就飘出了一股浓浓的鸦片烟味。在我们等候期间，客厅里

的电话响过两遍，都是小松接的，每次都是：“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不用问，这是“松江春”饭店打来的。

终于，尹司令满面春风边系着上衣纽扣边和姚五爷一同踱了出来。两位姨太太也服饰鲜明地陪着一同登上了马车。后边一个仆人手提两个小木箱，上贴“柑橘”字样的商标。这仆人很懂规矩，将小木箱交给小松拿着，自己坐到前头马车夫的身边。

不到一刻钟，已来到富锦最繁华的街市。“松江春饭店”五个大字虽不是霓虹灯装饰，但也金光闪闪。里面更是宾客满堂，气派非凡。

在一个大型雅座单间门口，站了男女老少足有十几个人在迎接贵客，免不了又是一阵大肆寒暄。主宾席上，我发现刘、赵两位老舰长也被请来了。我们这桌，除了三个年轻人外，尚有两位四十开外穿西装的绅士和姚五爷的小老婆，以及某人的姨太太，再加上一位十七八岁剪短发的姑娘正好八个人。小松给我们一介绍，才知道那小姑娘正是他妹妹。这姑娘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向席上每一个人深深地鞠躬，说一口关东州（大连地区）味的中国话。

尹司令大概在姚五爷家补足了多日来的“亏空”，兴高采烈，酒兴大发，敞开了衣襟大吃大喝，谈笑风生。姚五爷酒已半酣，向小松的妹妹喊道：“过来，老丫头，给大爷唱个歌听听。”小松的妹妹应声站起来，叫了一声：“五爷，我不会唱。”“去你妈的吧，快给我唱！”五爷装出生气的样子，满脸通红乱嚷。小松妹妹只好腼腆地学着李香兰（日本人，伪满著名影星、歌星）的腔调唱了一首《满洲姑娘》，赢得了满堂喝彩。

小松和我似乎很投缘，频频碰杯。当他听我无意中提到

日本酒好喝时，立刻叫伙计拿来纯牌的日本酒“菊正宗”，与我开怀畅饮。金副官大概胃又疼了，小心地捂着胸口，冲我们傻笑。

小松告诉我，他和妹妹都出生在关东州，在大连公学堂念的书。虽然服过三年的兵役但没打过一次仗。他笑着对我说：“我真害怕打仗啊。”又用日语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一对儿混血儿兄妹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心中不禁替他们的前途担忧：一旦战争爆发，这里立刻成为前线，不知他们命运如何……

宴会结束时，我发现司令的身边又增加了好几个木箱，上面也贴着彩印的“柑橘”商标。还有一个沉重的大蒲包，说是当地特产“大马哈鱼”。在姚五爷的安排下，几个车夫、仆人拿起了一大堆礼物随金副官和刘舰长坐一辆马车将东西送上养民号。我陪着执意要步行回旅馆的尹司令向大门口的众乡绅挥手告别，慢慢溜达着回到了“名古屋”。

上楼时，正碰上副官张家珍从林参谋长的屋里出来，讪搭搭地向尹司令问好，司令装没听见，鼻子里哼着什么被我扶进了卧室。尹司令望了一眼门外，骂道：“这个狗娘养的！纯粹是日本人的走狗、特务、铁杆汉奸！操他妈的……”我听了哭笑不得，心说，你在骂谁呀？他是汉奸、走狗，您老爷阁下又是何许人也，连我算在内，不都是他妈的一路货吗？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在这乌云蔽天的满洲大地上，除了那些转战白山黑水间的抗联英雄们，其他阶层的人恐怕就只剩下“汉奸”和“亡国奴”这两种头衔了，除此别无选择。杨靖宇、赵尚志的英名我也早有耳闻，只能暗暗敬佩，难有效仿之意。能在这乱世保住小命，上敬父母，下养妻儿，我也认可了。

检阅团最后的目标是佳木斯海军基地。这里是松花江下游最大的码头，水陆交通发达，商业兴隆。接待检阅团的方式虽然与黑河、富锦没什么两样，但食宿的档次、规模却很平常，既没有大型宴会也没什么礼物。由于是最后一站，检阅工作也松弛下来，一通走马观花。只是在检查军用仓库时，白井军需官不知何故来了认真劲儿，让一个姓乔的中尉把军用皮鞋一双双点数、过目，成心刁难。弄得乔中尉满头大汗，汗珠子竟然滴落在账册上嘀嗒做响。林参谋长和玉川参谋拖着大战刀巡回在院子里，指着三个大油罐吗里哇啦听不清在说些什么。直到中午，一个扎围裙的年轻人来找乔中尉，请大家去吃饭，才算给他解了围。林参谋长很高兴地对基地长官山内处长说：“中午吃满洲饭吗？太好了，久违啦！”说着向屋里的人大喊大叫：“走啊！先把手中的东西原地放下，下午再说吧！”室内的日本人都喜形于色，慌忙合上账本蜂拥下楼，跟着那个饭店伙计走出了基地办事处。步行七八分钟就来到了饭店。

这里外观虽比不上“松江春”，但饭菜做得很地道。尤其是那种日本人最爱吃的生拌鲤鱼片，让这群鬼子发了狂，大叫：“好吃！真新鲜，真是太好吃了，调料太棒啦！”一连又上了十几个中国菜。这些“满洲”统治者这时几乎忘了自己“指导民族”的“尊严”，在餐桌上如狼似虎，连称：“满洲菜真好吃。”林保治坐在上首大喊：“不许多喝酒！满洲菜好吃，来日长着呢！”他本人却不停地往嘴里灌酒，把筷子挥舞得像战刀一样虎虎生风！生鱼片被秋风扫落叶般一扫而光，乔中尉忙又叫厨房再上一大盘，眨眼间又是“风卷残云”了。忙得他没工夫坐下来吃饭。不过看样子有生鱼片的

铺垫，下午的检查这老兄似乎可以过关了。

由于决定当晚就返航哈尔滨，所以下午收尾工作完成后，我们就直接回到了江边的养民号上。尹大胡子命令金副官把一箱柑橘打开，装了满满一大茶盘柑橘让我送到日本人的舱位和高木舰长室去，并特意关照我说：“这是司令官在富锦的老朋友送的礼物，请各位品尝。”我明白，这是老头子玩的障眼法——除了这些金黄色的，其余怕全是“黑”的吧。

养民号在以四十海里的速度夜航。第二天中午已越过木兰县城码头，离家越来越近了。我想起家里的老爸老妈和老婆，哦，我的第一个孩子要出世了……